

# 關於俗語詞概念的幾點思考

牆峻峰\*

釐清俗語詞概念的基本內涵，是我們進行俗語詞研究的一個基本任務。前人在這方面已經作出了許多探索和努力，但在認識上尚有分歧、尚不完善。張相先生在《詩詞曲語詞彙釋·敘言》中說：「詩詞曲語辭者，即約當唐、宋、金、元、明間流行於詩詞曲之特殊語辭，自單字以至短語，其性質泰半通俗，非雅詁舊義所能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習見也。」他認為這類詞的性質是「字面生澀而義晦」或「字面普通而義別」，實際上他指稱的就是俗語詞。郭在貽先生在《訓詁學》一書中首先使用了「俗語詞」這個概念，並且說：「這裏所說的俗語詞，包括方言詞和口頭語詞。」而黃征先生在此基礎上，也提出了自己的定義：「漢語俗語詞是漢語詞彙史上各個時期流行於口語中的新產生的詞語和雖早有其詞便意義已有變化的詞語。」本文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一些新材料和自己對於俗語詞性質的認識談一點看法。

## 一、俗語詞和俗語

俗語詞和俗語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俗語詞是伴隨著中古漢語與近代漢語研究的深入而對廣泛存在于古代語言現實中的那一類具有強烈口語色彩的詞彙的特定稱謂，它的含義和指稱範圍還有待於進一步明晰。而俗語作為一個古已有之的概念或術語則有它自身明確的含義，如：

- (1) 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史記·滑稽列傳》）
- (2) 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漢書·路溫舒傳》）

這裏的「俗語」是指民間流傳的說法，是句子而不是詞。「俗語」與「俗語詞」的概念也有交叉，如：

---

\* 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 (3) 今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放」。(洪邁《容齋五筆》卷六「俗語放錢」條)
- (4) 蒜類是俗間常語耳。(《顏氏家訓·書證》)

在這裏，「俗語」與「俗語詞」基本上是同一個概念，但也並不完全相同。俗語詞首先是詞，不是句子，也不是短語，並且在性質上它也是與俗語、諺語、成語、熟語完全不同的。因此，我們需要明確指出：俗語詞這個概念並不是古書中「俗語」「俗文」「俗言」「俗名」「俗呼」「常語」「恆言」「直語」「市語」「俚言」「鄉言」等概念的邏輯延伸，而是我們為著研究的需要所使用的一個具有特定含義的新概念，這個概念與我們上面所列舉的種種說法都有一些關係，但俗語詞概念的確切含義仍然需要我們隨著研究的深入而加以補充和完善。

## 二、俗語詞與口語詞、方言詞

是否應該把方言詞和口語詞都劃歸俗語詞呢？我們認為，這樣做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容易混淆和模糊俗語詞這個概念的真實含義。俗語詞與口語詞、方言詞是有密切聯繫的，它們之間也有交叉。嚴格地說，俗語詞只包括口語詞和方言詞中很小的一部分。以方言詞為例：

- (5) 南人方言曰溫暾者，乃微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溫暾」，又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則古已然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八)

「溫暾」也可寫作溫吞，是吳方言，現在仍然保存在吳人口語中，並且意義上有了新的發展和引申，如：

- (6) 即使還寫，也許不過是溫暾之談，兩可之論。(魯迅《華蓋集·並非閒話(三)》)

此句中，「溫暾」一詞由原來的「微暖」之意引申為「言辭的不爽利」(還可以引申為性情上的懦弱無剛)，是「溫暾」這個方言詞在民間運用中產生的新義，因此，它是一個新詞。這個新詞我們可以稱為俗語詞，<sup>1</sup>而原來的「溫暾」即「微暖」之義一詞卻應看作純粹的方言詞。

也有一些源於方言的俗語詞，其意義從字面上看去與它真實的含義相差很遠，如齊方言「兄弟」一詞，就可作「結為婚姻」解。

- (7) 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何休注：「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為兄弟。」(《春秋公羊傳·僖公二十五年》)
- (8) 三曰聯兄弟。鄭玄注：「兄弟，婚姻嫁娶也。」(《周禮·地官·大司徒》)

1 按一般的看法，俗語詞是一種歷史詞，但筆者認為時間是相對的概念，「溫暾」一詞雖屬現代漢語的範圍，但其符合筆者對俗語詞的定義，故仍可視為俗語詞。

儘管「兄弟」一詞的這個含義今天已經湮沒無聞，但是我們仍然應該視之為俗語詞，這不僅因為它進入了書面語，而且因為它在原來的字面意義上產生了新義。

在口語詞與俗語詞的區分上要更困難一些，因此，在掌握豐富的語言材料的基礎上確立幾條適當的標準是必要的。比如，唐代王梵志詩中常用「土饅頭」來代稱墳墓，「土饅頭」是不是俗語詞？不是。因為「土饅頭」只是一個由比喻用法而形成的借代詞，還不具備俗語詞是某一時期在民間流行的新生詞語的條件。

俗語詞作為民間產生的新生詞語具有非常濃郁的口語色彩和非常貼切生動的具體含義，如「交關」：

- (9) 鋤禾刈麥，薄會些些；買賣交關，盡知去處。（《廬山遠公話》）
- (10) 太子園（園）必寬廣，林木繁稠。平地與布黃金，樹枝銀錢遍滿。假使頃（傾）倉竭庫，必無肯置之期。交關不合，本園還在。（《降魔變文》）
- (11) 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隋書·裴矩傳》）

「交關」就是交易的意思，和買賣是同義詞。

「交關」一詞無疑是起自民間的，由於它的通俗，由於它進入了書面語，我們可以稱之為俗語詞。在這個意義上，俗語詞是和書面語（文言）相對待的一個概念，沒有書面語作為「正」，也就談不上俗語詞的「俗」了。如「斷送」，它本身有「葬送、毀滅」等意義，但這個詞在民間運用中卻產生了「發葬治喪」這個新義，如：

- (12) 要什麼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竇娥冤》第三折）
- (13) 我女兒死在床上，怎地斷送？（《水滸傳》第二一回）

又如「振刷」，作「振作」講也是唐宋以來在口語基礎上產生的一個新詞：

- (14) 況承慶宥，期以振刷。（劉禹錫《上杜司徒啟》）
- (15) 周世宗當天下四分五裂之餘，一念振刷，猶能轉弱為強。（《宋史·馬天驥傳》）
- (16) 長平之敗，趙卒坑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粟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蘇轍《北狄論》）

「振刷」又可寫作「整刷」、「振拔」，是同一個詞的不同變體：

- (17) 仆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曾國藩全集·家書一·致溫弟沅弟》）
- (18) 弟年紀較輕，精力略勝於我，此際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曾國藩全集·家書一·致沅弟》）

由上可見，在漢語詞彙史上，俗語詞是與書面語（文言）相對待的一個概念，它只有與書面語（文言）在同一平面上使用時才具有其意義，而口語詞和方言詞一般不會與書面語（文言）在同一平面上使用，並且口語詞和方言詞絕大部分只停留於口頭而不會進入書

面，這是俗語詞與口語詞、方言詞不同的地方。

此外，口語中和方言中的基本詞彙也不能稱為俗語詞，俗語詞是在口語、方言基礎上新產生的性質通俗的詞彙，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被運用到書面中去，並成為新鮮的詞彙。

### 三、文言變義詞是俗語詞的一個特殊類別

所謂文言變義詞是指，在某一時期，某些文言詞語由於表達新事物、新概念等的需要，其意義發生了顯著變化或者意義變得與原詞完全不相關。這些新詞新義長期在民間流行，並且在書面中得到運用，可以看作是俗語詞的一個特殊類別。如「努力」，其本來意義是「盡力、勉力」，但在漢魏六朝之際，它卻成了一個具有慰勉意義的通用語，作「保重」、「自愛」講，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俗語詞。

又如「消息」。「消息」先有「消長」義，後有「音信」義。在東漢至隋的中古漢語中，它卻發展成一個複雜的詞義系統，有「斟酌」、「調養」、「小心」、「休息」、「看護」、「問候」等諸多義項。我們可以看看它的「問候」一義：

(19) 善知識亦有四輩：……二者不與人諍計校，三者日往消息之……（竺法護譯《大六向拜經》）

(20) 若有明者聞三昧名，得見諸佛如江河沙，亦能恭敬消息，承事諸兩足聖，威神無極。（竺法護譯《寶網經》）

在這兩個例子中，「消息」均作「問候」講。可以說，這個意義與「消息」的本義毫無關係，是比較典型的文言變義詞。文言變義詞是在與民間的接觸中其意義才發生變化的，不過它在作為與文言詞相對待的概念這一點上卻與來源於口語、方言的俗語詞沒有什麼區別。

### 四、一點結論

俗語詞研究是先有實踐，後有理論，張相先生的概念範圍太過寬泛了一些，不應把短語包括在內，這就有和「俗語」混為一談的危險；而郭在貽先生又沒有很好地將俗語詞和口語詞、方言詞加以區別，而是用一個概念替換了另一個概念，也不可取；黃征先生的定義雖確定了俗語詞的詞彙性質和口語性質，但表述上仍不夠明晰。

從以上我們對漢語俗語詞概念的努力澄清來看，我們認為，在漢語詞彙發展的各個時期都存在俗語詞。俗語詞是指某一時期流行於民間並且進入書面運用的新產生的詞語，或者原來的書面語（文言）在同民間接觸時其意義產生了顯著變化或者變得與原義完全不相關的詞語，前一類我們一般叫做俗語詞，後一類我們可以稱為文言變義詞，我們所說的俗語詞大致就包括這兩類。

**參考文獻：**

1. 黃征：《漢語俗語詞研究的幾個理論問題》，《杭州大學學報》1992年2期，頁45-52，頁30。
2. 朱慶之：《從魏晉佛典看中古「消息」詞義的演變》，《四川大學學報》1989年2期，頁74-80。
3. 汪啟明：《先秦兩漢齊語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8年，第1版。
4. 魯國堯：《魯國堯自選集》，鄭州：大象出版社，1994年，第1版。
5. 郭在貽：《訓詁學》，《郭在貽文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版。
6. 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增補定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新3版。

**【本文屬專著類】**